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 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侍讀臣張　燾

謄録監生臣魏繩曽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

明 馮琦馮瑗 撰

文學類五

檄七則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

事詘滕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

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

夷即自賊殺或亾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亾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伏隆告青徐檄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横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肜高明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

承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呂凱答雍闓檄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
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
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
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
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
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
海内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

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相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袁紹討曹操檄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贓買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

贅閹遺醜本無令德慓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劒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義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

身首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强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旌環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兖土而有大造於操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刼省禁卑

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名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幷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

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懐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兾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為

梟雄往歲伐鼓北征公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沮河為固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埶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熛炭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絶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宫闕外稱陪衛内以拘執懼簒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魏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尚書令荀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名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愚之敝也是以大雅

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懐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㲉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于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刋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廬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强矣及其抗衡上國與

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黄池終於覆滅身磬越軍及呉王濞驕恣倔强猖獗始亂自以兵强國富勢臨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氷泮濞之駡言未絶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于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横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吕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鸇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

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越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

涉隴則建約梟夷於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平陽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寛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

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支屬皆為鯨鯢赴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先高攫鷙之勢也收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捲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

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赴期五道並入撻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强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城就化官渡

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内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内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律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

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

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
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
出高峙著名海内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
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
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
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
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
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有斧無

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盖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鷦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勲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

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
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茖之末日忘一日以
至覆没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今
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東魏使軍司杜弼檄梁納侯景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
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
命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
息民彼獲其利侯景竪子自生猜貳遠託闗隴依憑姦

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絶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茲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抱秉麾

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以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强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黄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俟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

可見彼反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曽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雄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强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遥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

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

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强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秉其便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宫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草車之所轥轢劒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欵

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時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宋劉裕討桓玄檄　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遘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

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廟毁墜雖是夏后之罹浞殪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茲未足為踰自玄纂逆于今歷載彌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唯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頃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有孰為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搜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

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已據歴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

協契所在蠭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修青州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鋮逋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頹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丹忱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書問十九則

漢公孫弘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䌰倍䌰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

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緵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麄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

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已者用女為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

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談子叅乘袁絲變色自古
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
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
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竒策才力之譽自結
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
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
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

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常
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
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隷在閶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
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
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
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
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賔客之
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

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

庭垂餌虎口横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徴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没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愴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絶
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
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
會名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
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
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
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

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歴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

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

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隷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埶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顔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隂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吕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

勇怯埶也强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凌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

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葢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

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
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
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
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
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
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
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
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

定書不能悉意畧陳固陋

蘇武報李陵書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歃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黃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

遠承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
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
為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
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
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
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旣重遺義
當順承本為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
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

生隔絶岱馬越鳥能不依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李陵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

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别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

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絶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

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埶又甚懸絶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虚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

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絶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

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劒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户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

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更始遣使徵隗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辭以書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望無耆耇之德而猥託賔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

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益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

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盧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

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係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横叨天工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

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徴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内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强榦弱枝之道也

曹操忌孔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𢿂大業山陽郄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益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鳯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徳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

衰益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

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愼

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

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

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

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

家東遷文舉盛嘆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

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

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思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羣小所搆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簡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

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懲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虫之相囓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執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轂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

罪之耳它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郗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侍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曹植與吳季重書　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淩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

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

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

闕

吳質答東阿王書　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迆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歴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

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賢
之所以憤積於胷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
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殽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
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
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
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殽而不享使西
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

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耳嘈嘈於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荅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

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貿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詞

晉習鑿齒與桓祕書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

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夕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

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

王羲之遺殷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懐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寛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

寇亂以來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
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
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
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
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
常屈於當權令軍破於外資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復所
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校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
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

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答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輔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

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剎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徐蕃與范甯書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

豈須邑至里諂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進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

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賀彥先報虞預書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彫敝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　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

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為難及也

伏義與阮步兵書　葢聞建功立勲者必以聖賢為本樂真養性者必以榮名為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淩榮起名則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圖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駑

良舉足向路揔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竒非人不寶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於實而爭名者或因飾虚以自矜慎於禮而莫持者或因倨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閼闔晻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俗以見其不羇之達又有滑稽之士糅於其間浮沉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喙覼盡崇朝遣清世邪則將吹其嘘以露其實值其闇耶則將

矜其貌以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不如入撿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盡其情如擔然重牆難極管短幽密觀容相類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蹇缺矣或謂吾子知不出凡器無隈奧而陶變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斤斵以拒樸惡子者欲抽鍵以驁空虛每承此聲未嘗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為吾子廣推奧異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

歸不得相遠君子徇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為顯夫名
利者揔人之網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為於義未聞吾子
若欲逆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
欲娛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唯樂是治今觀
其規時則行已無育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
則食無方丈之殽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為奇
縱體為逸執此不回既以怪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
設使至實咸在子身疑於國寶為不得行天官雖博無

偏駁之任王道雖寛無縱逸之流茍無其分則為身害教賊怨布天下以此略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僴張動與世乖抗風立候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虚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沖以守滿就其為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

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
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嘆術若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
於禮動靜之度不羈於俗凡諮詠善之則教慈於父兄
惡之則言醜於讎敵未有慈其教而不修其事醜其言
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廁讀書誦之可悼
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教
外放思太玄其大言異旨殆自謂能回天維舉地絡歸
義無所出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鬱氣之下必有

祕伏重輿之内必有積實雖無顔氏之妙思覩恍惚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頴於肝膈而不揚之於清觀任賢智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聽且明智之為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為損舍佇而增益也張儀之志激於見쨒季路晚悟滯在持滿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聲響發若乃羣能獨踊無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挾祖奕以守要際閉虚門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

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子此益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略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為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染筆附紳諮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

阮籍答伏羲書　承音覧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瀆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

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督夫所不能瞻𤦲虫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鷃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鱉黿娱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

立節也將舒綱以籠世豈樽樽以入圓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撿若良運未協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翺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逌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摠玄綱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

業無不聞略無不稱而明有所建未可怪也覯吾子之趣欲衒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擬膚寸之撿勞王躬以役物守縣𮬭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慍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為思遠以自愁叱連疹瘨力喻不多

應璩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

欄之修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
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
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
壇勤亦至矣昔憂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
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
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
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
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

陸雲答車茂安書　前書未報重得来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為足下具説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艶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泛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下

鍾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饑
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
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養既畢嚴霜隕而兼葭萎
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堙密罔
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
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
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鯉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
觜鯸烝石首臛鯊鯗真東海之俊味殽膳之至妙也及

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再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

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足下急啓喻寛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

吕安與嵆叔夜書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謡夫以嘉遯之舉猶懐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

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劒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矣飄飖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涌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踢泰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

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乖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栖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盻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齊謝朓辭子隆箋　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皁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唈或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帶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

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闡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奏記七則

漢董仲舒詣公孫弘記室　君侯以周名自然休質握升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悞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須推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

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彰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

二者備矣然後海内應以誠惟君侯深覩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産業無有寇盜之患以竭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杜欽見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𢾾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間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𢾾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𢾾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間其說項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

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
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
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
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
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
咎於身刻己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
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
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

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
宣就封于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
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
莫有將軍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遺書稱公毋困我
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夙復起
視事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范升為議曹史時王莽頻發兵役
徵賦繁興升乃奏記大司空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

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益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馬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鶩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

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福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

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何敞奏記太尉宋由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莫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

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期宜當克己以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嘆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

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已以率羣下還得所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公儀退食之比哉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朱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

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過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

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嘆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人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紀綱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陽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内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

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
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
池之費拒絶郡國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
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
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
惟垂省覽
梁商請李固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
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

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閉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

乳養無委保姿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沉陰鬱泱宮省之内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加近者月食既于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

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躭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晉阮籍奏記太尉蔣濟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處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

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

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

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

名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